

十三經註

57.12
479
80



波
21
80

門 12
卷

東

孟子卷之三十一

漢 趙 岐 註

宋 朱 熹 集 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

題篇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一 管古婁

支 錢 所 有 恂 邦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朱註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養之道故勉世子

朱註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

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
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
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
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
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
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
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
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
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世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
子謂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
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

朱註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
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
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

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鬲古音反

成鬲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我何為畏之哉亦若

是者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鬲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朱註成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

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

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眩音縣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夫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秉

仁行義者也

朱註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

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
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
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朱註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

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
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

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
疏所居

反飭諸
延反

孟子歸在鄒也不亦者亦也孟子以為問

此亦其善也因述曾子傳孔子之言欲令

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

故使獨行之也且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

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

齊疏齊衰也飭糜粥也

朱註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

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父兄百官且復言志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所受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也

朱註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

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

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世子謂然友言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

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蓋上之所
欲下以為俗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
世子以身帥之也

朱註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
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
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
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
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世子聞孟子之言知其在身欲行之也未
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
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四方諸侯之賓來
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
之高美也已

此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
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

禮記

卷三十一

也謂

朱註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

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

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問治國之道也

朱註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

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

孟子言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

趣教以生產之務也詩言教民晝取茅草
夜索以為綯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
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
事無休已

朱註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

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
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
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

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也

朱註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述陽虎之言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朱註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

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
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
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

列反藉
子夜反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
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

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

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

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小

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朱註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

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

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

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

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

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十五

稽古叟

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
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洽盼五禮反從日從兮或

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
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
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豐年
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
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

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尙無所
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
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
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言民勤身動作終
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
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
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

朱註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

三十一
上
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勝固行之矣

夫音扶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勝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

者也

朱註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勝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

孟子卷三

滕文公

十七

稽古叢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兩于付反

詩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惟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朱註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

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此言以學習禮教化於國也養者養耆者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

三五上
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朱註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朱註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
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
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宋註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
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
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
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
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也夫音扶

畢戰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
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子畢戰也經
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
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
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

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暴君殘虐之君汗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

朱註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

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褊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

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

朱註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

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木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

朱註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

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緇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

朱註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三

稽古樓

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

朱註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徙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

孟子上
朱註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

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朱註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音夫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

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

之大本也

朱註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

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

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

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

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

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

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

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

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

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刊

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
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
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
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卹患
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
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
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

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
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
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
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
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
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

織席以爲食

衣去聲
捆音闔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三

稽古樓

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許行治爲神農之道者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野人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掾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食也

朱註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

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掾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三六

稽古樓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朱註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問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

糗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相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且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并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三

稽古叟

朱註 饗煢熟食也朝曰饗夕曰煢言當自
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
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菜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
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
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
釜斲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

易之

衣去聲
與平聲

孟子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相曰
然許子自種之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
衣之乎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
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裘衣也一曰粗布
衣也孟子問許子冠乎相曰冠也孟子問
許子何冠也相曰許子冠素孟子曰素其
自織否也相言許子以粟易素孟子曰許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三

魯古禮

子何不自織素乎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相曰用之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

朱註釜所以煮飪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入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

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

械器之總名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止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紛而為之煩也相曰百工

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

朱註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餽之屬也陶為甗者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

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食音嗣

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尙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且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

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
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
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
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
行者也

朱註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
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

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
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
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
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
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
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
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

卷三

滕文公

三

魯古婁

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
 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
 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
 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
 得乎

濬音藥濟子禮
 反潔佗合反

試言堯時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
 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眾多也登升

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
 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
 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掌主也
 主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益視山澤草木
 熾者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
 濬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
 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
 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

泣如此寧可得耕也

朱註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眾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

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棄為后稷也樹藝五穀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

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為契之所教也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憂不暇耕重喻陳相

朱註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

三十一上
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

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

去聲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為已憂

朱註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故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不若以天下傳與人尚為易也

朱註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

朱註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其君

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陳良生於楚

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

朱註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

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

孟子卷三

滕文公

四

稽古樓

嗚乎不可尙已

任平聲疆上聲暴
蒲木反嗚音杲

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

甚也何可尙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

朱註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

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四

舊古婁

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
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子孟子
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
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馱
古役反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
耳馱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後
動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

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
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

朱註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
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
入於幽谷者

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

幽谷

孟子卷三 滕文公

四十一 管古樓

朱註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于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詩言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

相也

朱註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

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偽詐不相欺愚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

朱註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

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

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此必二反惡平聲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

齊同乃物之情性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
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
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
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
履也小細履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
作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其
國家者也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
於幽谷不理物
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
情謂之淳樸者

朱註倍一倍也莠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
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
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
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
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
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
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音辟

孟子卷三

滕文公

四十五

稽古樓

壁又音關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因徐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

朱註墨者治墨翟之道也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他日復往求見之孟子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我聞夷子為墨道者墨

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

朱註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

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

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

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蒲北反

夷子引儒者之言曰古之治即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親愛也孟子言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

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

朱註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

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

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姓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訥嘜楚怪反泚

此禮反晚音詣為去聲纍力追反裡力知反

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壑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故緣人心而制禮也纍裡籠甬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

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

朱註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

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嘍攢共食之也顛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

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輦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音憮

武閒如字

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命之

猶言受命教矣

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互同質而違中以

直正枉憮然改容而受命也

朱註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

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三上終

孟子卷之三下

漢 趙岐 註

宋 朱熹 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王去聲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

孟子卷三 滕文公 一 舊左婁

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

朱註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人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虞人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

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尙
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
侯者何爲也已

朱註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
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
念死無棺椁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
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
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

物尙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
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
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
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
與平聲

尺小於尋者尙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
也

朱註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

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寧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

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

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奚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良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彊嬖奚乃肯行奚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言我使王良主與女乘王良不肯曰我

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
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
十嬖奚小人也
不習於禮也詩言御者不
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
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
此君子之射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
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朱註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

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
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
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
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
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
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
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
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
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尙知羞恥此
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
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且謂陳代之言
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
正人此章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

朱註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
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
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
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
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
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
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
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搆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朱註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

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

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

朱註加冠於首日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

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

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

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夫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

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

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

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

不惑乃可以為之大丈夫矣此章言以道

運故妾婦以

朱註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八

稽古樓

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
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
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
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
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
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
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孟子引傳言孔
子之事謂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
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耳質臣所執以
見君者故出必載之公明儀亦賢者也亦
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皆明當仕也

朱註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

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九

舊古婁

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
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
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

朱註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
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

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

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
反皿眉承反

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
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
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腩也惟
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主田者不祭牲必
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

三十一下
宴猶喪人曰不亦可弔乎

朱註禮曰諸侯為籍百畝晁而青紘躬秉
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
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
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
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
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

殺牲必特殺也且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出疆何為復載質

朱註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為去聲
舍上聲

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

滕文公

十一 稽古樓

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
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
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
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
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

也孟子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故

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

者無異此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也

朱註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

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

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

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

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

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
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
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
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
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泰甚也彭更怪孟子徒眾多而傳食於諸
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也簞筭也非其

道一筭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

下為泰乎

朱註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士無功而虛食
人者不可也

朱註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
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
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
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
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羨延
面反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
用梓匠輪輿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
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

者也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悌順也守
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
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

朱註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

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

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
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十四

晉左傳

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

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彭更以為彼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孟子

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彭更以為當食志

也

朱註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

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

無用之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

乎彭更曰不食也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

功也非食其志也

此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

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

朱註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

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
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

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朱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

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

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夏諸侯嬴姓之國童子未成人殺之尤

無狀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作怨其害此餉也

朱註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丁聲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匹夫執讎也

朱註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
說言當作冉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
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
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
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
變休也

朱

載亦姒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

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
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
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
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
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
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

孟子卷三 滕文公

十六 晉古婁

之節匪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
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
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
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
賊也

朱註按周書武城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
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
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

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
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
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
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
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
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
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

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

稽古

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

宋註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卷三滕文公

二十

稽古

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之國焉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也強

朱註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

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

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不勝曰使齊人孟子言使一齊人傳相眾
楚人咻之咻之者嚮也如此雖日撻之欲
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眾也置之莊
嶽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

朱註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
也咻嚮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
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

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
居於王所即使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
則王誰與為不善者也如使在王左右者
皆非居州之儔王當誰與為善乎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

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此章言自非聖人在

所變

朱註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

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丑怪孟子不肯苟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

於義謂何也孟子謂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

朱註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

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

朱註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
 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
 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
 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
 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
 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照去聲矚音勗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矚視也陽貨視
 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
 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
 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
 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
 不往拜見之哉

朱註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

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田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
赧奴簡反

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而赤心不正之貌也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孟子言由是觀會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
泄已甚矚亡得其宜正已直行
不納於邪赧然不
接傷若夏畦也

朱註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出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

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戴盈之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

朱註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

朱註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滅也

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言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也

朱註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揚墨之徒辯爭孟子言我不得已耳欲救正

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

朱註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

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

無所定下者為巢土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

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真胡工三

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

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於樹上為巢猶

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

之以為窟穴而處之尚書逸篇水之逆行

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

朱註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

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

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

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涇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
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涇則魚反
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
海也涇今青州謂澤有草為涇水流於
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
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朱註

掘地掘去壅塞也涇澤生草者也地

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
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
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
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

內反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三

稽古樓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汗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竝至之見其小人則放僻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姦寇之行沛草木所生澤水也至眾也田疇不墾故禽獸眾多謂羿桀之時也

朱註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

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
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

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

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
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
多方曰王來自奄書尙書逸篇也言文王
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夫光烈佑開後
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
相以撥亂之功也

朱註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
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

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
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
又古字通用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

朱註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三

稽古樓

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
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
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
以春秋撥亂也

朱註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
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
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
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

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
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
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
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
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孟子

卷三

滕文公

三

稽古叟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攢議於世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

為率禽獸而食人也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

朱註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

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

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扶又反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害事害政說與上篇同

孟子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孔子使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朱註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此詩已見上篇說楊墨者流是周公所欲

伐擊也

朱註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

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朱註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

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

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此章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臣之也

朱註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

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

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自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

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匡
蠶音曹咽音宴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蠶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

朱註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

取也。於陵地名，蠶蠚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

孟子卷三

滕文公

三

卷五

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者也孽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

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

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

朱註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

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

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

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
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

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

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蚓食土飲身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

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孟子問匡章

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耶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

朱註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纁以易之也音辟

音虛

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纁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纁故云辟纁

朱註 辟績也纁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

孟子卷三

滕文公

三九

管古婁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悶辟音避

頻與顙同顙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鵝魚一反哇音蛙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戴為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也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

鵝而非之頻顙不悅曰安用是鵝鵝者為乎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顙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鵝鵝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

朱註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鵝鵝鵝聲也頻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孟子下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
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屢纒易
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
是尙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
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此諸巨擘
而已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
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

也

朱註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
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
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
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
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
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
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
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
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
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三下終

